# 到重慶南路走走

朱星鶴

午餐後，離上班有一個小時，於是，總想到重慶南路走走。

到重慶南路走走，是我來臺北之後養成的習慣，特別是在中午，特別是從仁愛路換到博愛路上班以後。辦公處所與重慶南路僅數十步之遙，幾分鐘就走到了，由於方便，便時時想到重慶南路去，更由於工作的性質，與書報雜誌、紙筆文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因此，爲公務需要上重慶南路的機會也多，有時去找一份目錄，有時去買一些文具，雖然這些事都可以假手工友去做，但工友只能替你買你所要的，却無法爲你選擇合你意的。譬如稿紙，多少年來我都是用一種紙質輕柔、色澤勻淡的，換了別種就不習慣，至於買書或雜誌，那更不用說了，非自己跑不可，當然，最主要的還是我愛跑重慶南路。

午餐後到重慶南路走走，既消磨時間又趕跑睡意，我一直沒有午睡的習慣，要說中午不睏是假的，但我有個懶毛病，要睡就睡它一下午，不然打個盹也够了。既然把午睡時間都送給了重慶南路的一家家書店，爲使下午有足够的精神處理公務，我就提早十分鐘進辦公室，靠在椅子上閉目凝神，小睡五分鐘，拿五分鐘換來一個小時逛書店，天下沒有比這更划得來的事。

重慶南路的幾十家書店我百跑不厭，就像時裝店之於某些女人一樣。每次走進同一家書店裏，我都有許多不同

的感覺和收穫。有時是發現上次來沒有看到的好書，有時是上次看到而來不及翻閱，有時是新書預告或出版，有時是無意中找到久已想買而遍尋不着的好書。而最叫人感到新鮮的是每次都遇到些不同的陌生面孔，儘管陌生，站在同是愛書讀書人的立場，就有一分親切感。每當望見那一張張純情眞摯的臉，那一雙雙凝神注視的眼睛，以及那種求知的熱忱、渴求、與乎沉浸在書中的忘我神態，我總感動得想擁抱他們，多麼可敬可愛的陌生人！在那一刻，我相信他是最快樂的，因爲，捧着書時，我便是最快樂的人；除了這個時候，我都不快樂，現實生活中有許多煩惱，許多痛苦，許多不如意和不稱心，祇有拿起書來，我才能眞正做到忘我與忘憂。

我想，除非我離開臺北，除非我換到木柵、北投、士林……一些遠的地方去上班，否則，午餐後到重慶南路走走的習慣我會一直保持下去，那是生活中的一種調劑，也是一種享受。

等車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

你越急，它越不來，好不容易盼到了一部車，車裏車外又擠滿了人，你是上還是不上，上吧，勢必經過一番搏鬪，再受一番被擠被踩的痛苦，這麼一折騰，本來只有七分倦意的，等被公車三搖四顚把你載送到家門時，人已經疲憊得十分不堪了。

爲了逃脫這種痛苦，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，車不來嘛，先到重慶南路走走，車來了人多擠不進去嘛，也到重慶南路走走，於是，我乃有了一分閒散的心情，從容的態度，我不再焦灼地站在圓圓的車牌下看錶，我不再扭酸了頸子朝一個方向引頸翹望，利用等車的時候到重慶南路走走，反而可以減低一分焦慮和怨憤，世上的事就是這樣，你如不看得太嚴重，日子會過得泰然些。

沒想到去重慶南路走走會有這種妙用，至少對於我來說，眞是受益無窮。

於是，每逢加班、應酬，或別的事故必須晚回去時，我總叫家裏不要等我，因此，我也不必急急忙忙的趕車擠車，事情辦完，時間早的話就在重慶南路逛個痛快，時間不多時就隨興之所至，走進一間兩間書店，看看，翻

翻，像個貪婪的小學生，即使得不到玩具，看看摸摸也過癮。

世上的書何止千千萬萬，即使愛書如命，不可能也不必把所喜歡的書統統往家裏搬，有些書只須瀏覽，有些書翻翻就够了。我到重慶南路走走，是找書，也是買書，找我所需要的，買我所喜歡的。不需要或不必買的書，我就翻翻讀讀，今天一頁，明天兩頁，這家一篇，那家幾段，三五天下來，可能一本書已被我偷進了肚子，信不信由你，有好多的書，尤其是好多雜誌，我就是這麼翻翻看看讀完的，當然，這些書和雜誌必須屬於無留存或參考價值的一類。

走在重慶南路的書店，有時也碰到一些計畫之外的好書，有時也隨意添購，只要身上有錢，書不嫌貴，也不嫌多，更可慶幸的是我娶了一位跟我一樣愛書的妻子，每逢我大包小包的帶回家時，打開來看全是書，她的眼睛比我送她一盒蜜斯佛陀還要亮，連兩個孩子也都會大叫：「哇，好多的書！」然後你拿一本，我捧一本，飯可以不吃，電視也不要看了，那種時候我最高興，下次到重慶南路走走的興趣就更大了。

無數次等車的時間就這麼挨過，等車對我不再是一件苦事，而變成一種奇妙的享受，即使有時走在重慶南路留連忘返，逛到最後一家書店打烊時，才三脚兩步跑到商務印書舘對面趕最末一班車，這時再擠再苦再累也都心甘情願。

假日，如果沒有約會，如果沒有客人來，如果也不帶孩子們去爬山或逛動物園，我總要抽個半天去重慶南路走走。

走在重慶南路，絕對不同於走在其他街道，那裏的書店予人一種溫暖和親切感。而走在衡陽街却沒有這種感覺，那裏的銀樓和珠寶店好像跟我漠不相關，即使我有千萬財富，也不會買些珠寶首飾放在家裏，我們一家人都很會花錢，這輩子大概是走不進珠光寶氣的世界了；而走在舘前街也一樣，總覺得那許多建築森嚴的銀行，就像一個個冷峻的巨人般不可親近。

走在重慶南路，更不同於走在電影街、西門町，那裏的熱鬧繁華，好像要把一個人所有的欲望全榨出來，那些美麗的櫥窗，炫人的裝飾，精美的物品，樣樣誘惑着你，沒有人不喜歡漂亮和時髦，沒有人不喜歡享受和舒適，走在西門町，總時時有一種「如果我有很多錢豈不是好」的潛意識心理，也時時有一份對妻和孩子們的內疚，於是，那兒的燈光，那兒的人影，那兒的笑靨，無不對你構成一種沉重的壓迫，一種精神上的負擔。

而走在重慶南路，你可以放鬆心情，你可以放慢脚步，你可以從容悠閒地走過來蕩過去，如果你是一隻蝴蝶，那許多書店便是一叢叢花卉，你可以飛飛停停，任意翱翔，聞聞這朵，嗅嗅那瓣，然後帶着一身濃濃的花香歸去。我每次從重慶南路歸來，精神特別旺盛，心情特別舒暢，祇因爲我在重慶南路抖落的是一身困倦，帶回的是滿身書香，如果能買到幾本心愛的書，那心底的快樂就叫我有足够的傻勁和耐心從重慶南路走回中和。

發薪的日子，特別是領到稿費的時候，到重慶南路走走的欲望也特別强烈。

記得在臺南時，有回妻的朋友來向她借書，問她家裏最近買了那些新書，妻抱出一叠我剛買回來自己還沒看的新書攤在桌子上，叫她選擇，她拿了這本又放下那本，一面問：「你先生買起書來好像很捨得，這樣多本要多少錢？」妻說：「大概兩三百吧，這個月的房屋津貼都給他送進了書店。」她的眼睛睜得好大：「啊？」下次她來，剛好遇到郵差送信，是掛號，她問妻：「是不是你先生的稿費，多不多？」妻看看支票，「不多，才一千三。」她說：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微不足道似的，他寫的什麼？小說？」妻說：「不是，一篇書評，上次買回來的書他只看完一本。」妻的朋友恍然大悟：「我明白了，難怪你們買起書來這麼大方，花三兩百塊買幾本書，才看完一本就賺回來一千三，要是全看完還得了？」這是笑話，但也使我對買書讀書更有興趣，祇是我的工作太忙，讀書的時間並不太多，但我還是照買不誤，有一天我老了，退休了，孩子們大了離去時，有那樣多書伴着我們，便不寂寞。我眞嚮往老來夫妻倆窗前燈下，各人手上一本書，背靠着背，你看你的，我讀我的，不爲什麼，純然爲了享受讀書的快樂，那種日子多閒，多美！

發了薪，領到稿費，走在重慶南路也特別精神抖擻，究竟重慶南路有多少家書局、書攤，和文具店？我曾試着數了數。所有的書局、書攤和文具店都集中在重慶南路一段，也就是總統府北側靠火車站方向，從忠孝西路口數起，右邊第一家是臺灣書局，接着下去是百文、志文、大中國、遠東、重慶、文源、五洲、中華、文化圖書公司等八家。左邊有文翔、衆文、商務、永大、大進、力行、黎明、啓文、建宏、文笙、文新、宏業、集文、三民、東方、新陸、新月、世界、淡江、中央文物供應社，育樂（在三段）等廿一家。文具店也全在這半條街上，有中正、瑞昌、偉佛、友利、文瑞、文新、立安、莒城、華美等九家，當然，重慶南路的大部分書局也兼賣文具，不過這九家文具店都不賣書。此外，還有一家開放書城，它是繼中國、中華、大專、全臺書城之後所成立的臺北市第五家書城，另外，重慶南路三段還有一間雅緻的純文學書屋，那裏的佈置和氣氛叫你一走進去就感到一種寧靜恬適的美，叫你一坐下來就捨不得離去。我好羨慕好羨慕那書屋的主人。

至於重慶南路上的書報攤，我數過兩次，一次是廿七，一次却變成了卅一，大概是早晚行情不同吧，無論如何，這條路上的書攤主人也比別的生意人溫和禮貌，你盡管只翻不買，他們不會拿咄吐逼人的眼神盯你，這大概也是多多親近書報的原故。我常常覺得，一個不讀書的人，即使有着一付俊好的臉孔，也總予人以面目可憎的印象；而一個即使長得不怎麼好看的人，當他捧着一本書時，他的眼光是溫和的，他的容顏也會覺得可愛可親。

重慶南路的書店大都有它的特色，譬如三民、商務、東方、中華、黎明、淡江、新陸……或以叢書見長，或以文庫取勝，或專營參考書和教科書，或專賣外文書，不一而足。走在重慶南路，對於一個喜歡書的人來說，就像走進一間博物院，徜徉其間，悠遊自得，那種快樂和滿足是無法用筆墨形容的。

朋友！假如你也是個愛書的人，假如你也有許多現實煩惱或苦痛，我勸你何妨抽空常到重慶南路走走，那裏會啓發你的智慧，充實你的心靈，豐富你的生活。

來吧！讓我們一起到重慶南路走走，儘管你我是如此陌生。